

日本記云木綿者摩剝所成也即柔摩其皮為之

穀也杜仲也榜也摩剝其皮同謂之木綿乎近世

異邦以綿花亦名木綿吾國暗古者以綿花為

神代木綿者甚非也古人論木綿皆以為草本木本二種唯云屬先生定為州本一種攀枝花別

一樹矣自是其說明了足可信也史焯通鑑敘文殆于此說合延佳後草木二種之說故其言如斯愈不專係於本春今不

瀨谷川土清之榜和名多久亦穀類榜縹榜繩

榜衾是也今云古不曾紙麻之義也又呼為紙

木又曰民部式主計式等之木綿紙麻子又紙

麻斐紙麻穀皮斐皮倭名抄引兼名苑有穀

紙斐薄紙斐今云紙斐我年比与穀少異美按

榜借為楮是本邦所用而未晰其義楮陸璣詩

草木疏云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

本國西土古者同其用耳紙斐又自一種或充以

密蒙花或以結香樹產於西海諸國土人稱山

荻以為紙紙不蠹蝕故堪充文卷之用蓋杜

仲也穀也楮也各異而至其制用之則若謂之

木綿也故此各自叙穀云木綿也即知衍造木

綿三字也一本無三字為是又按旧夏本記云

今麻績祖長白羽神種麻以為青和幣復令

津咋見神種殖穀以作白和幣復令粟國忌

部祖天日鷲神造木綿曰夏紀之為春也好夏者
為之已蓋採日本春記古夏記及此春牽合成文
譎陋杜撰故不足道也彼視日本紀有木綿而
無穀此春有穀而無木綿以為各遺其一而不
共備故併為之說也不知穀之与木綿其實
卒歸于一矣後人卻証曰夏紀而蛇足此春何
不深繹之甚耶又穀木種植之五字不成語亦
疑轉傳外訛曰夏記作種植穀採此春之古本
歟或改換五其春行于世不降八百年焉知其
或非據此春之日本哉

其六

天津御量者何也天津尊之辭御猶真也慮謂之
波軒屢議亦謂之波舸屢度長短亦謂之波
舸屢要其所歸語意皆通須隨其義乃解
之也此春云天津御量大小斤雜器等之名也
字各斤權輕重之器故曰夏紀改作大小量
齋氏何用字之迂也而如用字之迂猶可也亦
兼為雜器之名何耶若斤及雜器總名御量
名實相乖矣夫名所以知物也物所以給夏也
昔者神聖之命萬物俾人可言行且因名知實

以便給事。嗚呼！名實之於天下也，不可苟矣。齋氏之言過矣。

其七

天鈿女神名蓋係美稱。古夏記作宇受賣玉。篇受時，而切其音之例，用為濁音。景行天皇御製哥曰：多々弥許葦幣，遇利能夜摩能志。邏伽之餓延塢，于受耳左勢許，乃固推古天皇十一年十二月戊辰朔壬申，始行冠位。并十二階。唯元日著髻華。註曰：髻華，此云于孺。紀所謂鈿之与髻華，其是同物。按說文：鈿，金華也。

六書故：金華為飾。由々然，度肩吾詩云：繁鬟起照鏡。誰忍太金鈿。舊唐書曰：內外命婦服華鈿。崔衣青質揚升菴外集：隋煬帝宮人插鈿頭釵。子鈿首飾之屬也。髻華以時所玩賞，乃插其實。雖各異，因夏稱相似，故迭其文而明其義也。髻華之為物何也？日本春記：秋曰今世插頭花象。此欲美按：古人觀奇樹鮮花，而不耐愛賞，輒折插之，首上以玩戲。景行紀所謂于受耳左勢，是也。推古十一年制為首飾，每嘉會燕禮，諸臣必以裝焉。又遂金造之十六年紀曰：八月辛巳。

朔壬子召唐客於朝廷。今奏使旨是時皇子諸王悉以金髻華著頭。十九年夏五月五日藥獵於菟田野。是日諸臣衣服皆隨冠色各著髻華。則大德小德並用金大仁小仁用豹尾大禮以下用烏尾孝德天皇大化四年制七色一十三階之冠也。造金銀銅三鈿以差貴賤。鈿旁訓為宇受。於是遂為髻笄之屬。而宇字義合然不廢舊尚。並行焉。萬葉集大伴宿禰家持應詔儲作哥辭及藤原朝臣八束新嘗會肆宴應詔哥辭是也。降及中世髻華遂廢。惟挿

頭花之用至哥詠之辭其麗不寡且據西官記北山抄江家次房注所載及源氏物語挿紅葉章古事談十訓抄等挿吳竹說粗可槩見。二物髻鬋更無別也。故卜氏之說所以為髻華之遺象也。然按出雲風土記及筑前守葛井大夫賦梅哥辭等挿頭花之名亦已古矣。若其為一則難得而覩縷且存俟博洽君子。左氏桓公六年傳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皇朝之制雖無明文

亦有暗應其義者如彥火之出見尊昆弟四神
是以名生者也如天照太神月詭尊是以德命者也
如譽田天皇是以類命者也如鷓鴣草背不合尊及
蒼津別皇子是取於物者也如正哉吾勝尊
及大碓小碓二皇子是取於父者也此神名雖無譯文
亦与石凝姥天探女泉津醜女相類同是據從字
義而翻譯之例也其說詳見下文蓋取凡流都雅之裝
飾以為女神之美稱也可知矣抑亦取於物之
謂也然此云據其强悍猛固號於湏女則於湏
是陵侮之義訓為如稱德帝賜號藤原仲滿
曰惠美押勝之押字且曰今俗強女謂之於湏志
其雖執時證而遂缺的當母乃不可乎孰与其
取於物而為美稱之姻雅乎源氏物語云少志
飲孺舸婁信岐車是也龍熙近曰於湏志者可
畏之謂今京華人尚云尔江都稱伶俐者謂隱
叙士亦此轉然則於湏志是可畏之言非直稱
強女也吁齋氏之說何其多詐狡猾也

其八

神代記曰覆槽置註曰覆槽此云于該槽玉篇馬
槽也晉吞宜帝記三馬同食一槽是也神代記本

作于該布祢類聚國史作于該布西蓋于該是槽之
古語也古事紀云伏汗氣而踏登杯呂許斯北山抄
江家次牙鎮魂祭神遊儀猿女衝字氣彼只言字
氣而不稱布祢則古者謂槽為字氣炤然可見矣
然則類聚國史作于該布西為得儀式曰御巫覆
字氣槽立其上以拵撞槽延喜式字氣槽一隻既失
古語也久矣而或存或否其故何也二式但叙儀象
度數所以從當時之言也西記提挈有司口實所
以傳古語也和名抄槽和名与舟同即知布祢是述
古之言今江府俗稱于摩夫祢是也此文效當時之
語遂各曰字氣布祢其言重疊已乖古義神代記本從
蹶輒近世學者喁々勤說亦何足道唯夫各敬贈皇之
制日本各記也其義可譯而傳焉則譯不然則否矣
直假音与訓以傳語而已蓋其有傳古語之例四焉曰
有其義允愜而從翻譯者雖有其義亦無字可寄
寓而假音訓者曰有不依其義放梵語之例故以假
音者曰有其義卒不可知而假音訓者所謂其從字
義而翻譯也者如各曰至貴曰尊自餘曰命並訓美
舉等是也所謂無字可寄寓而假音訓也者如各曰
湯津瓜櫛及娜毘騰耶薩磨珥是也所謂放梵語

例故以假言也者如昏曰伊弉諾伊弉冊尊及磈馭
盧嶋是也所謂其義卒不可知而假音訓也者如書
曰組野及句廼馳是也蓋其通範若斯而紀旣曰
覆槽此云于該則于該是馬槽之古語是已此昏作
覆哲言槽且自叙云字氣比之意義不德愜穿鑿已
甚矣若夫上文于孺及此章于該不可的知其所以
名之意矣若也如其可知以為知之其不可知從闕
如也於吾足矣彊為之說波滑之辨一通一否亦何
益也於乎訓義弗可釋也昔者漢劉成國解詁字
訓本邦名公大家因循彼例訓解國語雖深思研精

動涉附會其餘學者競為之說不可勝而數也其言
率歸杜撰蓋滔々者也夫唯為訓義也難矣可不
慎哉故美也嘗自誠云古語与其彊釋也寧明
審翻切協通

其九

按國史垂仁天皇二年春二月己卯立狹穗媛為皇后
后生蒼津別皇子五年冬十月己卯皇后兄狹穗
彥王謀反斧露天皇命上毛野君遠祖八綱田討狹
穗彥於是皇后悲曰吾雖皇后既也兄王復何面
目莅天下耶登入於兄城狹穗彥伏誅皇后共

死于城中十五年春二月甲子噶丹波道主王五
女納於掖庭秋八月壬午朔立日葉酢媛為皇后
后生三男二女第一曰五十瓊敷入彥命第二曰大
足彥尊命第三曰大中姊命第四曰倭姊命第五
五曰稚城瓊入彥命是國史之文詳矣而此註以
倭姊命為垂仁天皇第二皇女狹穗姊所生者誤
且此註文失其處也按袖中抄引此各崇神章而
皇女下亦有天皇第三皇女母遠津年魚眼之妙
媛註文十五字皆係於後人之僞入何以知其然乎
此章註文須在倭姊命下袖中抄所引亦須收豐

錄入非命下各非其處闡清甚矣

其十

本各稱至于難波長柄豐前朝白鳳四年以小華下
諱齋部首作賀斯拜神官頭令掌叙王族官內
禮儀婚姻卜筮夏神官頭註云今神祇伯也今我
讀此文竊有所疑者四難波長柄豐前是孝德帝
之都也日本各紀曰大化元年冬十月乙未朔癸卯
天皇遷都難波長柄豐碕是也皇朝建元叙于大化
而大寶之後亦大世相承無復絕焉是以大同五年詔
曰朱鳥以前未有年號之目難波御宇始顯大化之

稱而伊豫國溫泉碑文已有法興之號史雖不載此
是當時之言似可信也意者金石之刻雅期不
朽或權建紀元以讚盛衰而已其餘前後亦有
如斯者然僅見二三已而野史所傳往往不詳蓋推
輿于一時之記識而囑矣於好事之杜撰今觀其文
字絕不典雅視之中古精鄙迥異遂誣蟻朝家詳
語後世然白鳳年年號亦在其中統日本紀神龜
元年

詔各曰白鳳以來朱雀以前其為何年不可明知
今徵群各凡厥所錄不一而足帝王系圖據袖中抄所引

扶桑明月集

據山家要畧記二社註式所引

以白鳳繫于天武天

皇元年又按簾中抄水鏡等皆以為天武天皇

受命之始建元朱雀尋改白鳳或云俱在天武

元年壬申或云朱雀在壬申白鳳在癸酉或云齋

明天皇七年辛酉為白鳳元年天武十三年甲申

乃改朱雀其說紛紜不可定知雖然據神龜詔

則最後之說為白鳳之号在朱雀前者幾得其

實而繫齋明者殊未可信也日本各記蓋揭字意

為其各也貫穿百家馳騁古今可筆則筆可削則

削若夫不經之說最勝之辭舍而不收其為不可

法也。且至天武紀微，辭迴避紛，不可知焉。蓋有所諱也。其可容而不書，必有以矣。請問其說，曰：夫兵者詭道也，不愛而殪，勁敵策之良者也。當是之時，天皇佯稱天神地祇，呈祥吉野，符瑞仍臻。帝拜天貺，專達紀元，以挫近江之銳氣。歟，是出於一時之權謀，而不可為訓也。其所以不書，或為此之故也。又按天智天皇四年冬十一月，天皇臥病，天武時在東宮，於是召天武引入大殿，勅授鴻業。天武辭曰：臣多病，願立大友皇子為儲君。臣出家為陛下修功德，勅聽之。天武遂適於吉野。明年三月，朴井連雄君言朝廷宜美濃尾張，又帝詔村國男依等曰：今聞近江朝廷天智崩殂，天武出家而猶稱述朝廷，則大友既即位，可知矣。懷風藻云：大友皇子拜大政大臣，會壬申之亂，天命不遂。大鏡裏卷引西宮記云：天智十一年任大政大臣，十二月即帝位。因是觀之，白鳳朱雀俱是近江朝廷所建，而天武受圖之後，龍表而不改，歟。是亦有不屑者也。其不存，或有一於此焉。而簾中抄等亦未必保無絀繆也。余据其說，叨致臆斷，雖頗涉鑿空，姑存於此，備考索焉。稗官野史，雖互參差，未一